



韓文洲 著

長院奶奶

长 院 奶 奶

韓 文 洲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西分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• 1 $\frac{3}{4}$ 印张 • 38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96册

統一書号: 10088·143

定 价: 一 角 八 分

目 录

长院奶奶.....	(1)
柳县长的爸爸.....	(17)
藍帕記.....	(36)

長 院 奶 奶

長院奶奶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叫唐丙辰，还没有娶媳妇，自然还没有孙子。可是，因为她在唐家庄的六十多户姓唐的人家里，是輩数最大的，却早就做了奶奶。

長院奶奶一家三口人。人虽然不多，却分成了两股头。她的儿子——唐丙辰是一股头，他死反对長院奶奶經常說的那些落后話，和她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。丙辰的爹——長院爷爷很贊成丙辰的言語和行动，算是丙辰的群众；長院奶奶是一股头，她死反对丙辰老出义务工給别人干活，不知道为自家打算的那种“傻瓜”行为。因为他們的家除了两股头的“头儿”，就只剩下長院爷爷这么一个群众了，他作了丙辰的群众，長院奶奶自然就没有群众了。

不摸底細的人，会說丙辰老頂他媽的嘴，不是个好孩子；摸底細的人，都知道長院奶奶那張嘴是非“頂”不可的，同时，除了丙辰这張嘴能“頂”得过她的那張嘴，別人的嘴想頂也是頂不过的。

土地改革以后的头几年里，因为她家也是个翻身戶，長院奶奶也常常把共产党、毛主席、人民解放軍挂在嘴上夸奖过，这几年却变了，尽說些不入理的話。誰知道偏偏就碰上了丙辰这么一个儿子，她一張嘴，就被儿子頂了回来。她說：“新社会好是好，就是这統購統銷不好！人都說新社会講自由哩，怎么打下几顆粮食也不叫自由……”丙辰便頂她

道：“旧社会粮食买卖倒自由，你吃过几顿饱饭？新社会粮食买卖不自由，你那一顿没吃饱？”就因为解放以后十几年来，她顿顿都吃得饱，就没法回答儿子的问题了。她在丙辰面前每碰一次钉子，都要说：“变了！变了！如今的人都变得短了！旧社会里谁家的儿子敢顶父母的嘴！——真是天短人也短，看如今的天有多么短！在过去，活一年真比如今的三年还长，那象如今一转眼就是一年，一转眼就是一年，这天气不是短了是什么？”丙辰便顶她道：“只是你如今有吃的，有穿的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要还是象旧社会一样，吃了这顿愁那顿，看你还嫌不嫌天气短！”今天早上，母子俩又顶了一次嘴，说起这次顶嘴的原因来，话就长了。

原来，近三四年來，每到七月农闲的时候，唐家庄都有許多修房盖屋的戶口。旧社会里，在唐家庄三年五載也見不上一家盖房子的。一般戶口，就是想盖座房子，光筹备工作至少也得十多年——今年积蓄点粮食买下几根椽；明年积蓄点粮食买几块磚；后年……光准备木匠、泥水匠和帮工人們的口粮，也得积蓄个三头五年才行，真不容易。这几年却不一样了，这唐家庄只三四年工夫，二百多戶人家，就有一多半房子是新的，好象是新立的一个庄子一样。这几年唐家庄盖房子的多，一来是因为大家走了合作化的道路，生活富裕了，可也还有第二个原因。原来，在最近几年里，这个庄子新兴下这么一个习惯：誰家要修盖房子，只要准备下买磚瓦、买椽梁的錢，和木工、泥水工的工資就行了，至于磚、瓦、椽、梁的运输，和盖房期間的帮工，都是农业社社員們互相出义务工干的，根本不必花运输費和帮工的工資。社員們互相出义务工运磚瓦、运椽梁，盖房时候帮助担水、和泥，不只不要工錢，連飯也是不吃一頓的。这是因为这几年村上盖

房子的很多，虽然差不多每家都有点余粮，要全管运输砖瓦和帮工人們的飯，有些戶口未免就欠缺些。本来，社主任也說过，說誰家要盖房，政府可以供应一部分粮食，事实上沒一家領过这样的供应粮。他們認為如今国家正是大建設时期，工厂越发展越多，都需要粮食，咱們既把余粮卖給了国家，就不必再往回买了。反正村上大多数戶口不是要盖新房，就是要补旧房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互相帮助着就把事办了，何必講究吃飯不吃飯呢？这么一来，出义务工帮忙就形成了一种习惯，連根本不計劃盖房子的人家，也常常要出义务工帮这种忙，把这看成了一件最光荣的事。同时，大家要給誰家帮忙运输砖瓦，也总是在星期天，不叫耽誤社里的工作。他們認為种地人遇着雨天，不是星期日也可以休息；只要是晴天，星期日也可以不休息。因此，雨天才是他們真正的休息天。

今天是个星期日，唐丙辰的隔壁邻家——唐苦瓜家早已約好七个人，今天要起大早到五十里远的磚瓦厂去运输磚瓦，这七个人中間也有唐丙辰。誰知长院奶奶最反对的还不是丙辰的“頂她的嘴”，而是出义务工帮人的忙。因为她是个最愛見小便宜的人，她觉得她家在土改时候，分的房子既多且好，既沒必要盖新房，也沒必要补旧房，讓丙辰常常吃上自家的飯去給別人帮工，是个吃亏事。她常常罵丙辰，說他不知道閻务自己的人家。丙辰是个共青团員，各方面不落人后，他最反对的还不是他媽好說落后話，而是他媽的这种自私自利思想。給人帮忙修房盖屋是重活，本来該吃点儿耐飢的飯，可每逢丙辰到別人家帮忙，长院奶奶便故意給他作稀飯吃，以向他示威，但丙辰向来也沒有怕过她所“示”的“威”。今天，长院奶奶剛睡醒一覺，就听得隔壁有鑼火、舀水



窸窣之声，她奇怪苦瓜婆今天为什么起得这样早，后来才想起来苦瓜家今天要运磚瓦去，而且想起来自家的儿子也要去。她在被窩里想：我家的这个丙辰啊！真是无法可治！吃上自家的飯給別人家干活，图了个啥？千說万說你不听，給你作稀飯吃，你不害怕，今天你又要去？——我不信制不住你？她忽然想起个絕妙的办法来，急忙爬起来，摸了把鎖，去把丙辰睡覺的西北樓給上了把鎖。

长院奶奶这人思想上还有个毛病，就是心窄眼尖，老怕別人家的日子比她的日子好过了，見別人干什么，她也想干什么。見別人买馬她想买馬，見別人家比她家多養了一只鷄，也恨不得讓老雕給叨去一只，別人家因为有特殊原因起个大早，她自己不管有事沒事，不管有沒有特殊原因，也要

起大早。她自己起来不算，还定要把长院爷爷和丙辰也喚起来。今天早上，因为有特殊原因，她不但不喚丙辰起早，且把他鎖了起来；她給丙辰上了鎖，返回来以后把长院爷爷給喚醒了。长院爷爷被喚醒以后，他总觉得比往日睡得少，天气还很早，不肯起床。长院奶奶便罵他是“死猪”，是“睡死鬼”，是“一点也不憂念家事的老吃才”，喊呀叫呀地罵起来沒个完。誰知这么一吵，把个丙辰給吵醒了。丙辰醒来，觉得天气不早了，急忙起了床，穿了衣服，就去開門。誰知一拉門，拉不动；喊他媽，媽只管罵他爸爸，不应声，急得他敲門打窗地沒个办法。直到苦瓜来叫他，他在屋里說：“苦瓜，你去跟我媽要鑰匙来，給我开開門。”

苦瓜說：“算啦！算啦！长院奶奶那号人，咱斗不了！”

丙辰在屋里气得直跺脚，他說：“真把人急死啦！——少去一个能行？”

苦瓜說：“行。如果真不行，临时找个人也找得上。”

丙辰在屋里难过地說：“苦瓜，这可不是我不去啊！”

苦瓜說：“知道。別着急了，我知道这不怨你。”

苦瓜走了，丙辰一个人无可奈何地說：“真是，老天爷不下雨，当家的不說理——无法可治！”他覺着他媽把他鎖起来，限制他去給別人帮助运磚瓦，是件最丢人不过的事。他想到天明村上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一定要說长道短，他怎么有臉面見人呢？因此，他就爬在床上哭起来。剛哭了两声，又忽然想道：自己怎么好好地就哭起来，已經是二十二岁的人了！自己已經是找下对象的人了！自己是个共青团員啊！因为这么一点事儿，怎么就該哭呢？——反正天明是禮拜日，社里也沒有什么要紧事，村上动工修房盖屋的有

好几家，不叫我給这家运瓦；我能給那家帮工，只要是帮别人干活儿，誰敢說我是自私自利呢？他不哭了。

长院奶奶听得苦瓜来了，又听得他走了，自以为自己的办法很高明，达到了心愿，便又开始骂起长院爷爷来。长院爷爷虽是丙辰的基本群众，但每逢长院奶奶骂起他来，若是丙辰在場，他也敢頂她几句；丙辰一不在，他就无拳可要了，总是規規矩矩的，长院奶奶叫他投东，他不敢投西；叫他攢狗，他不敢攢鷄。他自己也捉摸过好几次，想道：她只不过是罵我几句，向来也沒打过我一下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她罵我，我不听她，她能吃了我？可是，每逢长院奶奶开口罵起来，他就摸門不知东西了。今天，长院奶奶又把他罵得起了床。老俩口大大地起了个早，什么作用也沒起。长院奶奶只是早早地作熟了一鍋飯，长院爷爷多抽了几鍋旱烟。她有本事把长院爷爷催得起了床，可沒本事給长院爷爷找个与人比胜的活儿干，反而多浪費了几鍋烟，这如何了得。天明以后，她出了个主意，要长院爷爷趁礼拜天不到社里干活儿去，到山上給她砍些藤条儿来，她要編些藤条簸蘿儿卖錢，积少成多，将来丙辰娶过媳妇以后，她还要盖座新房哩。长院爷爷恨她不該半夜三更地吵得他不能睡覺，偏不听她的命令。他往門外走着，認為自己出来这个門，不管她怎么罵，自己也听不見了，才鼓了很大的勇气說：“黑夜沒睡好觉，白天我还要睡覺哩。黑夜你能害人，白天我到那儿也能睡覺，看你还能害人不能！”

长院奶奶赶在門口，冲着长院爷爷的背影說：“看你能一辈子不回我的家里来！……”长院爷爷早已走远了，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家。他在老的面前下命令沒起了作用，便去命令小的：“丙辰，吃罢飯你去給我砍藤条儿来，我要編

簸蘿儿哩。今天是星期日，你又沒事，快去吧。”

丙辰恨她不該把自己鎖起來，不該不叫他去給苦瓜家運磚，便說：“我沒工夫！晚上你能鎖住我，白天你可捆不住我！”他故意拿話氣她道：“唐家庄修房蓋屋的不只三家五家，你不叫我去給西家幫忙，我能去給東家幫忙；你不叫我去給苦瓜家運磚，我能去給庚午家幫工。我可不能跟上你丟人——人家誰不是樂樂意意地給人幫忙，偏你那麼小氣，不怕大家笑話！”說着就走了。長院奶奶見老的小的都不聽她的話，見丙辰吃上自家的飯又要給別人干活兒去，眼睜睜看着他又把一個勞動力丟了，她想：給人幫一天工，就白丟十分工，白丟十分工，就是白白丟了一元多錢；要是去砍些藤條兒來，賺一元多錢不成問題，如何了得。她一下子沒了辦法，急中生智，急忙跑在門口，冲着丙辰的背影說：“你給我回來！你給我回來！——你去給他們幫工——你上天也可以！就是有一件事，我今天非給你說說不可！”

丙辰听她說同意自己去給別人幫工，便站在當院里回頭問道：“說什麼哩快說吧。”

長院奶奶怕丙辰再走了，不聽她的話，先挑最能打動丙辰的心的話說：“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，你離了娘也能成人了，你翅膀骨朶兒硬了，自己會飛了，我斗不了你們，能不斗你們！今天咱母子倆說好，你也找下媳婦兒了，你趕快把媳婦娶過來，以後咱們把家分開，各過各的日子好啦！也省得我這個老落后拖累你那個模範！——反正是如今的兒女們都不把父母老的當人看待了！……”她自己也清楚丙辰平素雖然很能說些反對自己的話，却也是個孝子，她這麼一說，准能說得他動心。以前她還沒有說過分家的話，今天丙辰听她說出這些話來，才感到問題有些嚴重了。他真

的返了回去，孩子气地说道：“媽，你怎么說出这些話来，你一辈子辛辛苦苦地撫养大我这么一个，如果分开家，不怕大家罵死我？……”

长院奶奶見丙辰軟了，她可硬了：“把人逼到崖边儿上就不得不跳崖啦！这个家非分不可！你只說說等你娶过媳婦分呀？现在就分？——我看还是现在就分吧！反正你离了你娘能过日子啦，这个娘还算个人哪？”

丙辰听娘說現在就要分家，反倒不害怕了，断定她是為了威胁自己不去給別人帮工，才故意这样說的，不会是真心要分家。想到結婚的事，心里对他娘更加不滿意了。过去，他找过好几个对象，那些姑娘們一問訊做婆婆的很不容易相处，一个个都吹了。最后找下王村的王銀菊，才算稳定下来。他想：人人都說我媽不好相处，我还没有結婚，她今天倒提出来要分家，要叫銀菊听到这个消息，保險还会发生問題，该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到：如果我还在家里呆着，媽还会往下吵，我走了就沒事了，只有走是个办法。因此，他說了个：“家是不能分，有意見等我回来再說吧。”一边說着，一边就走了。

二

丙辰打家里出来，走到街心，忽然站住了，因为这几天唐家庄大兴土木的有五六家，該到誰家去呢？按唐家庄的习惯，一个人要給誰家帮忙，或是主家請大家；或是大家主动囑咐事主，在前一两天就約定好了，临时到工的很少。丙辰考虑了一下，决定到唐庚午家去帮忙。他走到庚午家大門口朝院里一看，只見四五个泥水工正在忙着砌磚；还有四五个人和泥的和泥，遞泥包的遞泥包，泡磚的泡磚……其中有一

个大姑娘，就是苦瓜的妹妹——唐瓜瓜。他这时才想到：要是大家問我今天怎么沒有去給苦瓜家运磚，我該說个什么呢？还有我媽把我鎖起来的事，別人也許还不知道，瓜瓜一定是知道的，苦瓜回去能不告她們說嗎？他硬着头皮进去，什么也沒有說，把院里的一担空桶担起来就要去担水。剛抬腿要走，庚午的爹——唐老汉問道：“丙辰，我当你給瓜瓜家运磚去了？——你沒有去？”

丙辰沒有回話，只管走了，他的心塔塔塔地跳着，覺得两个腮儿燒燙燒燙的，想道：怕他們問这个，怕他們問这个，他們才偏偏要問这个，今天我算倒了霉了！赶快走吧，出了这个院就好啦。可是，他又想道：人家跟我說話，我这么着不声不响地象个什么啊？因此，他走出大門外边才含糊糊地应了一声：“我沒有……人够了……”。

唐老汉見他这般样子，回头問大家道：“丙辰今天是怎么啦？一个蹯呀跳呀、喚呀叫呀的小伙子，今天怎么变成个沒嘴儿的葫蘆啦？”

別人都說不知道，瓜瓜摸底細，她說：“你們不清楚我可清楚：今天大五更，我哥哥去叫他，他的門上挂了一把鎖，是长院奶奶怕他給我家运磚，把他鎖起来了。丙辰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不高興的。”

大家听了瓜瓜的話，自然又对丙辰母子俩評論了一番，說长院奶奶怎么怎么小气，說丙辰如何如何是个好孩子。最后，唐老汉說：“等丙辰担回水来，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遇上那号当娘的，丙辰就够苦悶了。”

丙辰担回第一担水来，断定大家还要問他为什么沒有給瓜瓜家运磚去的事，低着头进来，急忙把水倒在和泥的土上，慌慌張張地担着两只空桶又走了。半天天总是这样，慌慌

張張地担着水进来；慌慌張張地担着空桶走去，一句話也不說。直到天气快晌午的时候，他担着一担水走到庙背后的时候，忽然听得背后有馬車响声。他想：坏了！給苦瓜家拉磚瓦的人們回来了。我今天沒有去，他們一定要耻笑我，快点走吧！——不，他們在半后晌的时候才能回来，現在才是半前晌，怎么就回来了呢？他回头一看，見是一輛馬車，馬車后边跟着三个人，都認不得，車上拉的也不是磚瓦。仔細看去，認得是电影机子，断定是乡村电影队又来了。他是个最欢迎电影的人，一見电影队又来了，把半天来的苦悶情緒一扫而光了。心想：如今的日子过得太美了，隔几天就要看看电影，隔几天就要看看电影，——以前，电影队一来，銀菊总要来看电影，今天一定还要来！王村离这里才五里路，电影队在邻村近社都要出露布，保險会来的！他虽然爱看电影，但是，与其說他最欢迎电影队，还不如說是因为电影队来了，就給了他一个和銀菊見面的机会，他是欢迎这个与情人見面的好机会的。

丙辰担着水一进院就兴奋異常地喊道：“同志們！我有个好消息你們听不听？”

大家見他忽然又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很有点儿奇怪。都一齐問：“又有了什么好消息？”

丙辰一边倒着水，一边說：“电影队又来了！”

大家听說电影队又来了，砌磚的砌得更快了，和泥的也加了油，泥水濺在嘴里，也顧不得用水漱，唾一半咽一半就过去了。担水的唐丙辰更是高兴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！好好干吧，我去給咱打听打听今天晚上要演什么片子！”說着就唱了起来：

拿起担杖担起桶，

池里担水一陣風。

我担水，你和泥，

一座新房快蓋成！

……

瓜瓜見他那麼高興，便把他的心事猜着了八九分。她問大家道：“你們知道丙辰為什麼這樣高興？”

有人說：“要看電影嘛，誰不高興！”

瓜瓜說：“你們猜得根本不對！我告你們說吧，是因為今天晚上王村我的表妹銀菊要來看電影，他才那麼高興的。”

丙辰這人跟別人不同，最喜歡聽到別人議論他搞戀愛的事，每聽到這種議論，心裡就甜絲絲的挺舒服。見瓜瓜又提到了他戀愛的對象，他不但不阻止、不反駁，他担着一担空桶本來早已走出了大門，反而又返進院裡來，故意斗着瓜瓜，讓她在這個題目上多說幾句。因為那五個泥水工人里，有兩個是初次到唐家庄做活來的，他也想讓那兩個工人知道知道他找的对象，便故意說：“你們不要听瓜瓜胡說，她的表妹來看電影，我為什麼要高興呢？與我什麼相干呢？——根本沒道理！”

瓜瓜笑道：“你愛我表妹，誰不知道！”

丙辰聽到這話，才高興地走了。

轉眼便是吃中午飯的時候了。唐老漢知道平素里丙辰給別人幫工，長院奶奶老給丙辰作稀飯吃，他想：今天他們娘兒倆生了氣，長院奶奶更要給丙辰作稀飯吃了。年輕人整整担一上午水，喝上點稀飯那裡能行，今天晌午就讓他在自己家吃飯吧。因此，他再三要留丙辰吃飯，丙辰再三要走，只好讓他走了。

丙辰打庚午家院裡出來，緊趕几步追上了瓜瓜。他問瓜

瓜：“你下午就不去王村請你姪姪來看電影？”

瓜瓜一聽這話，回頭笑道：“噢！你對我姪姪真關心得慌呀？——你是關心我姪姪？——屁！明明是關心我表妹的！是不是？”

丙辰說：“話說得對了，咱不爭辯。你去不去？”

“人家自己會來！回去吃你的飯吧！”

三

丙辰回到長院，聽得媽又在家里罵人。只聽罵道：“我有飯給貓吃了，貓會給我逮個老鼠；給狗吃了，狗會給我看看門兒，給你吃了能頂啥？就會出義務工給別人家干活兒去！老的是老傻瓜！小的是小傻瓜！你們父子倆我算看透了！……你有地方干活兒就沒有地方吃飯？……干活兒的時候到別人家去干；吃飯的時候就回自己家里來吃？說得倒好！想得倒美！……他們能蓋得起房，就管不起一頓飯？既然管不起飯，何必蓋房呢？沒錢人何必辦那有錢的事呢？……吃飯？想吧！蓋上十八條被子夢吧……”

聽了這些話，丙辰想到：這些話多麼象是罵我啊！可是，我還沒有回去，她怎麼就罵起來呢？——也許是我爹今天也給誰家幫工去來，娘是罵我爹的？

原來，長院爷爷早上出去，沒給長院奶奶砍蔴條去，給張二羊家幫工去了。到了這時他回家來吃飯，長院奶奶正洗鍋。過去，他們父子倆給別人幫工回來，好好歹歹還能喝點稀飯，因為今天吵了架，長院奶奶為了威脅他們父子倆，即早把飯作好，自己吃了點，把剩下的藏了起來，不讓他們吃，她想拿這個辦法教訓教訓他們父子倆。因此，長院爷爷回來吃飯，不只沒吃上，反而痛痛地挨了一頓罵，罵他，他



也不敢回復一句。心里老想：丙辰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丙辰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丙辰回来就好对付她了。现在，丙辰忽然回来了。他一看見儿子，自己的胆也壮了，嘴也巧了。馬上回復长院奶奶道：“偏你跟人不一样！偏你跟人不一样！我們跟上你算是把人丟尽啦！”

长院奶奶見丙辰回来了，讓开老的，又来对付小的：“你回来做什么？有处做活儿就沒处吃飯？”

丙辰看見沒給他父子俩留飯，着实生了气，頂她媽道：“我們家又不是沒有分粮食！”

长院爷爷随着也說：“是呀！我們家又不是沒有分粮食！”

长院奶奶說：“我家有粮食，是叫給他們干活儿吃的？他們沒有錢何必办那有錢的事呢？”

丙辰說：“人家有錢沒錢碍你什么事？”

长院爷爷馬上也說：“是呀！人家有錢沒錢碍你什么事？”

“就碍着我的事呢！就碍着我的事呢！誰叫他們剝削我哪！誰叫他們剝削我哪！……”

“少說上一句吧！你越說越不象話啦！”

“是呀！越說越不象話啦！”

“过去地主雇人还管頓飯哩！他們連頓飯也不管，地主是剝削，他們不是剝削？！他們不是剝削？！……”

“人家剝削了你，你斗争人家去吧！——連个好孬話也不懂，什么話也能說出口来！”

“真是連个好孬話也不懂！”

丙辰把长院奶奶頂得无話可說了，正愁沒处出气，因見长院爷爷帮着儿子頂自己，他知道大的比小的好欺，便冲着